

劉文輝禍川之實况

# 劉文輝禍川之實況

## 引言

### 一 劉文輝倒戈坐大之經過

- 1、劉文輝馬弁出身
- 2、由差遣一變而爲營長
- 3、劉文輝背叛其舅父陳福五
- 4、投劉湘又叛劉湘
- 5、劉文輝投降北洋軍閥吳佩孚
- 6、劉文輝叛楊森破壞四川和平
- 7、劉文輝併吞其舅父陳福五
- 8、劉文輝鯨吞二十三軍劉禹九
- 9、劉文輝出賣把兄賴心輝

劉文輝禍川之實況

引言



366143

## 二 劉文輝挑撥各軍之事實

- 1、二十四軍劉文輝軍隊之實力
- 2、四川軍隊學系的分化，造成劉文輝一個投機主義者，
- 3、劉文輝併吞同學劉斌
- 4、劉文輝宰同學田頌先的足樁——王思忠
- 5、劉文輝拉同學鄧錫侯的部下
- 6、劉文輝唆使同盟軍打其姪子劉湘
- 7、川中將領個個痛恨劉文輝

## 三 劉文輝勾結反叛，背叛黨國

- 1、劉文輝勾結唐生智
- 2、劉文輝勾結閻馮二叛逆妄發魚電請蔣總司令下野
- 3、劉文輝代表冷杰生在北平之談話
- 4、劉文輝發電擁護北平偽政府

- 5、劉文輝剛欲就僞職，北平僞政府倒台
- 6、附逆有據的劉文輝現在竟否認附利僞擴會
- 7、劉文輝移禍鄧錫侯田頌堯

#### 四劉文輝橫徵暴斂

- 1、預徵錢糧，就地籌款，
  - 2、苛捐雜稅，巧立名目，
  - 3、擺賭抽頭，私鑄國幣
  - 4、沒收廟產，截奪教育經費，
  - 5、勒種鴉片，怪捐百出，
  - 6、劉氏弟兄，拿錢好手，
  - 7、劉文輝私產一萬萬二千萬
- 五劉文輝軍隊的內容和劉文輝個人的解剖
- 1、將士不和，同床異夢，

- 2、未經戰陣，不能作戰
- 3、錢多怕死，思以自全
- 4、育養俊弁，就地徵妻
- 5、劉文輝頭腦封建，思想糊塗

### 六四川人之出路在打倒劉文輝

- 1、農人要打倒劉文輝才有飯吃
- 2、商人要打倒劉文輝才有生意做
- 3、工人要打倒劉文輝才有工做
- 4、學生要打倒劉文輝才有書讀
- 5、軍人要打倒劉文輝才有革命的出路
- 6、農工商學軍一致聯合起來打倒劉文輝

# 引言

『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簡直成了四川歷史上的定評，現在全國統一川中各軍仍然防區割據；朝打暮爭，弄得兵匪不分，荏苒滿地，哀鴻遍野，十室九空，天府之區，早已地瘠民貧，赤地千里，兵燹之烈，災禍之慘，有甚於張獻忠之亂，是皆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文輝一人所造成也。

劉文輝身受國民政府之殊遇，昇以四川省政府主席重任，理應盡忠職守，矢勤黨國，推誠佈公，以待同胞，福利民衆，以報桑梓；而乃寡廉鮮恥，包藏禍心，屢次勾結反側，反抗中央，及叛逆消滅，又急電中央辯白，狐狸狡猾，醜態畢露，絕似爛娼之行爲，對同胞則錙心鬥角，挑撥離間，唆甲打乙，嫉乙倒丙，操縱利用，買空賣空，酷似共產。對民衆則敲骨吮髓，橫征暴斂，徵稅之吏，盡皆摸金校尉，搜括之官，有甚犒骨將軍，暴政之下，民不聊死，其殘毒實過於土匪。集爛娼土匪共產黨之罪惡，萃於劉文輝之一身，此賊不除，吾川民無噍類矣。茲將劉文輝之醜史彙行，禍國殃民，種種罪狀，據實公諸天下，敬告國人，尙望中央諸公及四萬萬同胞憫我川人之慘遇，速除此國家之蠹賊，則川民幸甚，黨國幸甚。

## 一 劉文輝倒戈坐大之經過

劉文輝馬弁出身

劉文輝四川大邑縣人，家世業農，本甚寒素，兄弟共六人，文輝最少，諸兄除大

哥劉文存稍讀書外，僅文輝曾入學肄業，但因家貧，中途輟學，因文輝少時頗斷白姣好，遂得入某營官爲

馬弁，劉復具有小聰明，先意承志，頗能得主人歡，某營官大加寵愛，有意提攜，遂保送文輝入陸軍小學肄業，後又由陝西陸軍中學再進保定軍官學校肄業焉。

2. 由差遣一變而爲營長

劉文輝由保定畢業回川後，僅在前四川督軍劉存厚部下當一小差遣，其時文輝舅父陳福五任川軍第八混成旅旅長，遂電呈劉存厚請委爲本部少校參謀，俗話說的好：『朝內有人好做官』旋即調任第二團第一營營長要職矣。

3. 劉文輝背叛其舅父陳福五

劉文輝被其舅父陳福五由一差遣提升至營長，亦可謂待遇優渥矣，劉文

輝若稍有心肝，宜若何盡忠報効，以答其舅父提拔之厚恩，不意民國八年川軍牆領態克武但懋辛等感覺滇黔軍顧品珍趙又新等壓迫太甚，乃實行武力驅逐，第八混成旅陳五福時駐嘉定，素抱門羅穆靜態度，但因所謂爭省格關係，亦加入熊但軍作戰，以劉文輝爲親姪兒子，必定可靠，遂委文輝爲縱隊長，撥兵五營，交其指揮，在川東資州內江一帶作戰，及顧品珍敗出四川，趙又新在瀘州被殺，劉文輝遂背叛其舅父陳福五，斬關夜逃，往投其族人劉湘，其犯上作亂，梟獍行爲，從此開始矣。

4. 投劉湘又叛劉湘

劉文輝投降劉湘後，劉湘遂委伊爲旅長，連陞三級，大做其官，在理劉文輝本應

心滿意足，安分守己，以報知遇，不知劉賊倒戈性成，不久又以背叛聞矣，爰民國十一年川戰又起，省軍全部攻渝，劉馮九任川軍總司令，賴心輝擔任省軍總指揮，劉湘楊森集中重慶，聯合作戰，計劃以劉文輝

扼守老關口拒阻省軍，賴部首先攻克瀘州，水陸並進，會攻重慶，劉文輝看見大勢已去，三十六計，降爲上策，先派代表向賴心輝懇誠，復親身赤膊，手執白旗一面，乘馬通過火綫，表示誠意投降，請賴轉電劉禹九准其投効，賴遂電請劉禹九委劉文輝爲混成旅旅長，劉官高一級，喜不自勝，讓出老關口，引導省軍，直入渝城，楊森敗走宜昌，而劉文輝趨利避害，颯然作降將軍矣。

#### 5. 劉文輝投降北洋軍閥吳佩孚

民十二年楊森領兵入川，激戰一年餘，劉文輝又投降楊森，并派代表赴洛陽往謁吳大帥，口稱願意投降，吳佩孚爲欲禍川起見，有意拉攏，豈有見此好生意放過的道理，遂委劉文輝爲所謂國軍第三十二師師長，並且又加封一個『潔威將軍』的頭銜，亦可謂耀祖榮宗，闔之至矣，而文輝有意光大門楣，猶不自爲滿足，又派員到成都見熊克武，劉禹九，請委爲川軍第九師師長，民國十三年態但敗走黔湘，吳佩孚又加委劉文輝爲四川軍務幫辦，此時正是劉文輝與北洋軍閥好的火熱之時也。

#### 6. 劉文輝叛楊森破城四川和平

民國十四年楊森任四川督理，見川中財政混亂，欲大加整理，時劉文輝劃據叙府一帶，并欲包攬自流井鹽款，深知整理財政，不利於己，遂舉兵叛亂，並約陳福五，劉禹九等協攻楊森，楊森以十萬重兵應戰，文輝等不敵，敗走渝城，遂請賴心輝，袁祖銘，劉湘，鄭錫侯，田頌堯等援助，聯合反攻，楊森寡不敵衆，遂又敗走宜昌，川中各將領遂分割地盤，以至形成現在羣雄割據之現象，此種惡果，皆劉文輝一人造成之也。



7. 劉文輝吞併其舅父陳福五 劉文輝以前拐其舅父陳福五兵隊五營潛逃後，東倒西歪，投機取巧，不數年間，官運亨通，已得北洋軍閥吳佩孚封爲四川軍務幫辦之職，到了此時，簡直一不做，二不休，在四川開善後會議席上，硬主張不許陳福五存在，自謂力能收拾其部隊，遂勾結陳福五之旅長冷寅東，唆其倒陳，委冷寅東爲師長，遂逼其舅父陳福五下台，其後見冷寅東精明強幹，志不卜人，遂用籠絡手段，將其愛女許與冷寅東之子，訂爲兒女親家，竭力拉攏，而同時用迅雷不友掩耳之手段，將冷寅東部隊完全宰割，從此冷寅東遂變成光棍師長矣。

8. 劉文輝吞二十三軍劉禹九 二十三軍劉禹九，爲四川最有歷史之軍隊，劉文輝曾在劉禹九部下任混成旅長，自文輝吞併陳福五後，卽常存吞滅劉禹九之心，後因禹九部下師長，張成孝藍靜之等，因作不法情事，爲劉禹九所不滿，文輝此時見有機可乘，遂用金錢運動其部隊，張成孝以下各師長各給三十萬元，嘩鳴譟以下各旅長，各給二十萬元，團長各給十萬元，外用三十萬元，分給各下級幹部，轉瞬之間，不過用百餘萬金錢魔力，遂將劉禹九部隊宰割矣，

9. 劉文輝出賣把兄賴心輝 當賴心輝任川軍總指揮時，劉文輝在光關口豎降旗，并懇賴向川軍總司令劉禹九關說，請委爲混成旅旅長，常時見賴總指揮官高望重，炙手可熱，遂趨炎赴勢，有意高攀，懇求賴心輝與之換帖，定爲蘭交，稱賴爲把兄，自稱把弟。民國十五年，賴任省長，駐成都，部隊遠駐涪州一帶，時劉文輝任軍務會辦，有意蒙害賴心輝，而又不敢親自動手，遂在鄭錫侯等面前，大說賴心輝壞話，盡其

挑撥離間之手段，以遂其借刀殺人之奸謀，終於賴氏被逼，乘夜出走川東，在省檜械，盡爲劉文輝劫繳，見利忘義，叛舅而又出賣把兄焉。

## 二 劉文輝挑撥各軍之事實

劉文輝在川軍將領中，實屬後輩，因善造亂倒戈，投機取巧，遂得卓然自立，頭角嶄嶄，致有今日之位，而猶不自滿足，欲完成其四川土皇帝之迷夢，身居主席地位，而不能開誠佈公，以待同袍，風雨同舟，以致四川，專用詐術，利用各軍弱點，盡其挑撥離間之手段，引起各軍惡感，意在煽動川中內戰，以遂其蠶食吞併之陰謀，茲特將劉文輝挑撥各軍事實，分別敘述於左：

### 劉文輝軍隊之實力

劉文輝部下分四師，九混成旅，四旅。四司令，共有人槍約七萬餘枝，防區爲雙流，新津，崇慶，大邑，邛州，天全，蘆山，雅安，名山，榮經，清溪，越嶲，西昌，鹽邊，鹽源，冕甯，昭覺，會理，蒲江，舟樓，洪雅，夾江，彭山，青神，眉州，樂山，峨眉，峨邊，雷波，馬邊，屏山，犍爲，宜賓，慶符，筠連，高縣，瀘縣，合江，琪縣，長寧，古宋，興文，古蔺，南溪，江安，納溪，叙府，江津，永川，隆昌，榮昌，富順，內江，威遠，榮縣，井研，仁壽，資陽，資中，等五十九縣，其他川邊各縣，仍爲劉文輝所駐，詳情如左表：

## 二十四軍劉文輝軍隊實力調查表

劉文輝瀾川之實況

部隊別	長官姓名	出身	槍數	備
二十四軍	軍長劉文輝	保定軍校	共七萬餘枝	張清平在武漢加入共黨介紹人吳玉章
第一師	師長劉文輝兼副師長張清平	保定軍校	一萬餘枝	
第二師	師長向傳義副師長唐英	全上	全上	
第三師	師長夏首助	全上	一萬餘枝	
川康陸軍第一師	師長冷寅東	全上	全上	宋福五舊部人甚精幹素為劉文輝所深忌
雷馬屏屯殖司令	司令劉元璋	不詳	六千餘枝	劉元璋係劉文輝侄兒部下分二旅每旅二團
第一混成旅	旅長林雲根	保定		林雲根係前十師劉斌所部
第二混成旅	旅長張清平	保定		共產黨
第三混成旅	旅長楊尙周	保定		劉文輝之基幹部隊
第四混成旅	旅長李玉書	未詳		
第五混成旅	旅長張治芳			改組派劉文輝之基幹部隊
第六混成旅	旅長高汝明			不詳

第七混成旅	旅長田伯施			改但派劉文燾之基幹部隊
第八旅	旅長余仲英			
第九旅	旅長陳鳴謙			前劉禹九所部
第十旅	旅長余如海			
第十一旅	旅長羊仁安		三千餘枝	
第十二旅	旅長蘇海誠		全	
第十三旅	旅長帥國楨		全	
憲兵司令	徐建芳			
特務司令	黃鰲			前劉禹九所部
川南警備司令	蔡玉龍	保定		

四川軍隊學系的分化，造成劉文輝一個投機主義者。四川各軍，向來有學系的分別，曰速成系，在

川中軍人資格最老者，劉湘楊森等屬之，曰保定系，劉文輝鄭錫侯田頌堯等屬之，曰軍官系，（四川軍官學校）羅澤李洲其相等屬之，因學系不同的關係，不免時時鬥爭，而劉文輝固屬於保定系者，但與速成系

劉文輝禍川之實況

劉湘因有叔姪家族的關係，故當速成系與保定系相衝突時，劉文輝一方面對保定系說道：『你們打速成系，我本應同打，但因與劉湘有叔姪關係，不便加入，那我只好與劉湘合作了』。保定系的人，一聽此言，不免大吃一驚，自然贖以同學的大義，用金錢權利，極力拉攏，劉文輝等到他的同學等，價錢還得差不多的時候，才說一句：『那我只好守中立了』，同時又向劉湘說道：『你打保定系，我同你雖是叔姪關係，但他們與我是同學，我只得與他們一致的動作了』劉湘一聽此言，也不免大吃一驚，極力曉以同學不如家族的種種微言大義，并誘以金錢權利，劉文輝看到劉湘價錢還得差不多的時候，又說一句：『那我只好守中立了』，因此劉文輝兩方嚇詐，大敵其竹槓，伸手左右拿錢，站在傍邊看熱鬧，坐收漁人之利，故每一次戰爭，別人打得焦頭爛額，痛苦連天，而劉文輝總是權利雙收，故四川打一次仗，劉文輝實力就增漲一次，以一晃無所長的劉文輝，因此亦遂坐大，公然變慶小小一個『像煞有介事』的軍閥了，這到並不是劉文輝的祖宗有德，實在是時勢造成一個無恥底投機主義的劉文輝罷了。

### 3. 劉文輝併吞同學劉斌

川軍以前即有鄧田劉三位一體之稱，但是，那個劉並不是這個劉，是說的那錫侯，田頌堯，劉煇三人，因為他們三位都是保定軍官同學，素來取聯合戰線的，故有此稱呼，當時的劉文輝實在還夠不上與鄧田並稱咧：劉斌係前川軍第十師師長，資格比劉文輝老得多，但因勢力不大，劉文輝有意併吞他，東搗鬼，西弄神，雖然是同學，劉文輝也顧不得那樣多，終於硬把劉斌吃下去，現在劉文輝的第一旅林雲根所部，就是劉斌的舊部，於是現在所稱的鄧田劉的劉字，就是劉文輝吃了劉斌，變成劉文輝的劉字了。

劉文輝率同學田頌堯的足桿，王思忠

劉文輝平時對田頌堯因有同學關係，表面上異常親善，但同

時又以同學關係去聯絡田頌堯的部下，其心就不問可知了，田頌堯的教導師長王思忠，亦是保定軍官畢業的，素為田頌堯所倚重，以心腹相寄託，故任以教師導長要職，并委王兼四川兵工廠廠長重任，劉文輝有意搗田頌堯的蛋，對王思忠極力要好，盡其挑撥離間之能事，常說田頌堯的壞話，謂田將不利於王，並說：『我們同學固多，但是像吾兄這樣有本事，有能力的人，就難得看見，以吾兄大有為之才，不能大展鴻猷，獨造局面，而寄人籬下，為人作嫁，功高莫償，且遭人之忌，時有不測之禍，弟實為兄危，若吾兄有意動作，弟自當盡力幫助也』，劉文輝這一番花言巧語，馬上把王思忠說得心花怒發，即欲大展雄才，於是對田頌堯漸漸跋扈起來，不受羈勒，甚至於田部修理槍枝，亦要索取修理費，而同時却將子彈槍枝，暗中常常送給劉文輝，劉文輝心中很是得意，受了王思忠的槍彈，不但不幫助，并在田頌堯面前說王思忠種種壞話，田頌堯本來早已覺得王思忠態度突變，正在設法處置，因劉文輝要實行掩護王思忠，一時不敢動作，正在焦慮，忽聞劉文輝亦說王思忠的壞話，就大胆向劉文輝說道：『王思忠太跋扈了，我實把他氣毒了，早就要想他的辦法，因為老兄（指劉文輝）對王思忠很有好感，故遲遲未發，今聞兄言，方知人言不確，我現在決定下手了，老兄以為如何？』劉文輝道：『我與兄同學，多年舊友，久共患難，憂戚相關，王思忠係兄部下，有此行動，弟亦異常憤慨，豈肯掩護，作此不義之事，人言盡屬子虛，望吾兄勿為謠言所欺，以傷同學之情，若吾兄決心解決王思忠，須弟幫助時，弟自當盡力幫助也』田頌堯聽了劉文輝這一番『大義

凜然」的話，喜不自勝，深悔以前太不精明，幾爲謠言所誤，對劉文輝十分感激佩服，遂將王思忠扣留，復於夜間在成都調動大隊人馬欲出東門去包圍兵工廠，那知軍隊剛一出動，就是劉文輝的軍隊滿佈要區，攔阻去路，田頌堯大吃一驚，疑有他變，馬上親自跑到劉文輝公館去問個青紅皂白，那知天不驕巧，偏偏劉文輝不在家裏，立刻撥馬回頭，再想辦法，急切不得要領，只急得田頌堯一佛出世，二佛昇天，終於了費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軍隊才到東門，而劉文輝守城團長石少武的兵，又閉關不開，交涉再三，才說鑰匙在軍部，等到一位官長費兩三個鐘頭的時候，去軍部把鑰匙拿來，城門打開的時候，早已紅日高陞，天已大明，待軍隊跑去包圍兵工廠的時候，沿途都是劉文輝的兵，而王思忠的部下，却不知去向，連鬼都不見一個，所有槍彈藥料，全已搬運一空了，原來田頌堯軍隊發動的時候，劉文輝早就暗中與王思忠通了一個信，并囑王思忠將軍隊及槍彈等運到南門雙流一帶自己防區內，一方面在城內捉弄田頌堯一夜的工夫，甚麼事都辦妥了，田頌堯眼見叛將王思忠跑進劉文輝防區內，因投鼠忌器，不敢追打，只得又去向劉文輝想辦法，劉文輝却答道：「這事早已弄糟了，只好慢慢想辦法，急則恐有他變呢？」田頌堯聽了這一種帶恐嚇話的時候，一肚皮的事情却明白了，但是啞子吃黃連，有口說不出，只得忍氣吞聲暫爲捺住，而劉文輝却不費吹灰之力，就把王思忠的部隊宰割了。後來王思忠去見他的時候，送了五百元與王，就此完結，這就是劉文輝用了五百圓換來同學田頌堯一個教導師，及所有兵工廠械彈的把戲，

劉文輝拉同學鄭錫侯的部下

羅澤洲和李其相，實在算是鄭錫侯的健將，鄭部槍枝約七萬餘枝，羅

李二人卽共有槍四萬餘枝，幾占鄧部實力三分之二，劉文輝畏鄧部實力太大，且鄧資格較己爲老，尤爲忌恨，日思有以圖之，見今年春間用了小小反間計，遂吞併田頌堯一個教導師，於是對鄧錫侯部下，亦如法炮製，又用陰陽扇，兩面煽惑，一方面對鄧錫侯說道：『鄧大哥，我看你的部下羅澤洲李其相二人，勢力雄厚，志不在小，看看已成尾大不掉之勢，且羅李二人，俱係軍官生，與我們又不異同學，豈可推心置腹，任其增漲實力，若不早爲之圖，恐老兄之地位，羅李將起而代之，弟等將來亦站不穩矣，若兄爲弟言，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火速除之，弟當盡力相幫，以後彼此俱覺安穩了』鄧錫侯聽了劉文輝的話，似乎言之成理，但鑒於劉文輝害田頌堯的毒計，豈肯相信，面領之唯唯而已，劉文輝看見鄧錫侯精明老到，不待上鉤，心中暗暗驚嘆，真不愧『水晶猴子』（鄧錫侯諱名）不似『田冬瓜』（田頌堯諱名）之易於炮製，但是——不做，二不休，一方面又向羅李二人說道：『你們兩位，在川軍將領中，實是後起之雄，惜乎勢力愈增，地位益危，因鄧錫侯已感兩兄威逼之勢，久已起疑忌之心，且鄧某爲人，襟懷窄小，刻薄寡恩，二兄不早爲計，悔無及也，若二兄聽弟善言，思以自保，上策打倒鄧錫侯，中策離開鄧部，自立門戶，下策則遲疑不決，坐以待斃而已，如二兄任用上中兩策，弟皆可儘力援助，若取下策，則非弟所敢贊成也』，劉文輝說了這一遍花言巧語之後，並又以金錢運動，一心想轉羅李二人的念頭，但是羅李二人看見劉文輝以五百元完結王思忠的毒計，也就早有戒心，對劉文輝送的錢，只得受之無愧，却之不恭，對劉文輝說的話，也是面領之唯唯而已，鄧錫侯從前看見劉文輝宰田頌堯的部下王思忠，就大不謂然，今見劉文輝又來自己面



前弄鬼，現在把劉文輝看得一錢不值，簡直恨入骨髓了，但鄧錫侯雖痛恨劉文輝，而畏劉文輝勢大陰險，故不得不暫時委屈，仰其鼻息也。

劉文輝唆使同盟軍打其姪子劉湘

劉文輝對其同學用盡陰狠毒辣之手段，已如上述，對於他的至親

族人劉湘亦想打倒之，因劉湘固屬劉文輝之姪子，而其在四川軍隊中的資格，却比劉文輝老得多，其對外活動，尤佔上風，劉文輝曾在劉湘部下充當過旅長，受了劉湘許多羽翼，現在劉文輝勢力，已與劉湘不相上下，就想乘機打倒他，却礙於家族大義，不敢親自動手，只得借刀殺人，窺見楊森，賴心輝，李其相，羅澤洲，陳書農等與劉湘不和，組織同盟軍欲打劉湘，心中暗暗歡喜，但楊賴李羅陳等，看見劉湘已頗難應付，若發動起來，劉文輝去幫助他，那就更爲難了，正想設法向劉文輝拉攏，請其守中立態度，那知事出意外，劉文輝反先派人向同盟軍疏通，說你們如打劉湘，我願加入，惟礙於家族關係，不便明打，你們打的時候，我願暗中盡量接濟餉彈，以均分重慶稅收及劉湘防區爲條件，同盟軍將領得此消息大喜過望，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向重慶攻打起來，起初頗爲得手，同盟軍攻城軍已將重慶包圍，劉湘此時焦急萬分，十萬火急的電報，如羽片的飛到劉文輝的面前，請他援救，那知劉文輝此時正在興高采烈，拚命接濟同盟軍餉彈，置之不理，劉湘看沒有辦法，已準備退出重慶，那知兵機一傳，連打幾個勝仗，重慶危而復安，同盟軍吃虧之後，正想喘息反攻，殊不知此時劉文輝看風轉舵，馬上變過臉來，斷絕同盟軍接濟，同盟軍看見功敗垂成，正在憤慨，忽然劉文輝破壞盟約，中途變卦，各將領俱怒不可遏，舍去劉湘轉政劉文輝，

血戰於甯州內江一帶，終因接濟不上，各自退回原防，待機再發。

川中將領個個痛恨劉文輝

劉文輝既擅，寧使我負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負我」的心，故屢次倒戈，叛

上官，吞舅父，害把兄，宰割同學的足桿，誘拉同學的部下，抽同盟軍的吊台，甚至於連自家姪兒劉湘亦要謀害，所以現在四川將領，無論保定系，遠成系，軍官系，差不多個個都吃過劉文輝的大虧，都想打倒陸賊險很，製造川亂的劉文輝。

### 三、劉文輝勾結反叛背叛黨國

劉文輝勾結唐生智

劉文輝受國民政府委以念四軍要職，又畀以四川省政府主席重任，黨國期冀

之殷，相待之誠，可謂無以復加，若劉文輝稍有天良，自應沐（乾）職守，效忠黨國，詎料唐逆生智在鄭州通電背叛黨國時，劉文輝竟首先覆電響應，其電上海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擁護汪逆精衛通電，開頭說的是：邊警愈亟，政象不寧……」中段則對汪大捧而特捧，大拍而特拍，說什麼：「汪精衛先生吾黨先進，勳績昭垂，震月風光，萬流鏡仰……」一些肉麻的屁話，電末說的是：「自乾（劉文輝號）躬率部曲，努力始終，擁護竭誠，期符初意，謹佈悃忱，諸維昭察……」等語，又響應唐逆生智東江等日的電報，更是說得肉麻不堪，中有：「翹首北望，無淚可揮」等語，差不多要哭出來了，對唐逆幾乎五體投地，極力獻上，唐逆覆電全文是：「劉自乾先生助鑒，來電敬悉，方今政象混莽，大患方亟，非扶持正義，無以挽頹日於虞淵，非蕩穢除瑕，無以謀民生之樂利，吾兄深識遠覽，邁趨羣倫，久鎮珂鄉，助猷夙著，茲復團集

實力，共濟時艱，祛黨國之糾紛，狀川楚之聲氣，引領要政，無任欽遲，此間士氣甚盛，湧躍趨前，行即長驅入鄂，相取武漢，與諸公聯為一氣，東向以定中原也，端此順覆，即頌助祺，弟唐生智號印，劉文輝得着唐逆覆電，受寵若驚，又看見電文上說得有此間士氣甚盛，相取武漢等語，以為時唐逆生智一定倒戈成力，暗喜又投着機了，那知響應唐逆通電發出不久後，唐逆即以全師覆沒聞，於是劉文輝聞此惡耗，如喪考妣，驚惶失措，哀毀愈恆，深恐中央加以懲處，復又電呈中央辯白，大意說文輝與唐生智同學，函電往還，本屬常事，前電并非響應等語，但是，這種『貓蓋屎』的鬼過場，誰個不見其肺肝，小人作偽，徒見其心勞日絀而已！

2. 劉文輝勾結閻馮二叛逆妄發魚電請蔣總司令下野 劉文輝前次與唐生智一氣背叛黨國，迄未成功，事後畏罪，電呈中央申辯，中央寬大為懷，與人為善，未加深究，冀其洗心革面，悔過自新，那知劉文輝奸亂性成，豺狼成性，恬惡不悛，甘心附逆，當閻馮聯合背叛黨國的時候，即暗派代表冷杰生赴北平勾通閻馮，但鑒於前次唐生智失敗之速，弄得幾乎轉不過灣，故此大雖然響應閻馮，只好暗中活動，一方面仍虛與中央周旋，以圖掩飾，及閻馮汪將在北平成立偽政府的時候，劉文輝以為北方取組織政府，必大有辦法，又忽然大膽起來，突然發出魚電，請蔣總司令下野，其電文頭銜是：『國急北京中央黨部擴大會議閻總司令百公，汪先生精衛，奉天張副令漢公，開封馮副司令煥公，桂林李副司令德公，鈞鑒，各省軍民長官。各級黨部各機關，各法團，各報館均鑒，頃致蔣介石一電，文曰，國急南京蔣總司令介公勛鑒，北伐

告功，時逾兩載，新造之宇，重陷紛紜……，敢請我公憫民命之垂絕，國脈之將亡，以勇退定前功，以與人明本志，尅日下野，息事寧人，庶幾惠善於今茲，功績流於異代，誼進最後忠告，不勝企禱顛望之誠，劉文輝魚印等語謹此奉聞劉文輝印魚印」等語，上項電文，雖然發出，但其發出之手續，頗堪玩味，因劉文輝恐北平偽政府不穩，若做得十分明顯，將來不好轉圜，若不做出相當程度，又恐表示不出捧閣馮汪之雅意，事處兩難。終於想一安全辦法，原電交其北平代表冷杰生，囑其在北平拍發，若將來北平政府倒台，可發一電聲明，說是此電係奸人竊名拍發，本人概不負責，如此一來，即可一摸而光，在劉文輝的意思，以爲計劃得十分週到，誰知天下人的耳目，不能一手掩盡也。

劉文輝代表冷杰生在北平之談話

劉文輝當閣馮叛變的時候，即派代表冷杰生赴北平活動，實行與

閣馮聯絡，茲摘錄川報所載劉文輝代表冷杰生之談話全文如下：『北平訊，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文輝代表冷杰生三十日由鄭州謁馮玉祥轉平，記者特往謁誌其談話如次：『問』劉主席（文輝）最近對時局之意見如何，『答』劉主席堅決反對蔣介石，前次唐孟濤（唐生智）宣佈反蔣時，劉曾接受二屆中委之第十一路總司令且通電就職，其反蔣態度如斯可見，省委鄧錫侯田頌堯皆曾列名（注意這句話的用志，有意拉鄧田一同下水，）數月以來，劉主席仍繼續其反蔣工作，『問』代表此來之任務如何，『答』子係奉劉主席之命代表北來，與閻馮總司令及各方面，接洽反蔣進行，閻馮總司令在太原時曾親往趨謁，復轉至鄭州曾謁馮副司令報告川省最近實在情形，『問』閻馮兩氏對劉主席之希望如何，『答』閻馮總副司令對劉主席希望其保障西南，俾蔣介石失

政治上運用之效力，積極的則望準備充實兵力，作總預備隊，遇有特別需要，即全部動員，消極的希望劉主席，負責與滇黔兩省府及川中一部將領，勿為蔣介石所利用，以妨礙北方的軍事進展，此兩項任務均經電告，劉主席完全負責實行，期有以副閻馮兩氏之希望，四川現有兵力三十萬人，劉主席直接指揮者有二十餘萬人，兵力皆甚充足，若奉令出兵，最少限度可有十萬以上之大兵出動云。」這又是一段勾通閻馮的真憑實據的鐵証。

4. 劉文輝發電擁護北平偽政府 北平偽政府於九月九日九時成立，劉文輝即於真日分電偽主席閻錫山，及偽委員汪精衛致賀，其與閻錫山電原文是：「北京國民政府主席百公鈞鑒，頃接京訊，恭悉大政刷新，羣倫望旻，鈞產懋昭偉績，提挈中樞，撥響澄清，登斯民於衽席，平階狩法，紫薄海之謾思，公願深符，國基永固，文輝等同仇敵愾，久已望標而趨，宣化承流，愈喜塗循有目，志堅擁護，莫罄愉悰，未遑賀忱，祇乞電督，劉文輝叩真印」，又與汪精衛謝特原電是：「北京國民政府汪委員精衛先生鈞鑒，謝委員慈俯先生勳鑒，頃接京訊，欣悉蒞政國府，丕煥大猷，以黨國之元勳，為羣倫之領導，風馳薄海，願煥瀛洲，茲值樞軸岑賢，佇下平階竹慶，文輝效忠黨國，敢懈馳驅，誓鞏固夫西陲，彌瞻依于北斗，向風靡首，不禁神馳，肅電申賀，伏冀鑒察，劉文輝叩真(士)印」，這兩通駢四駢六的賀電，總算是盡其吹拍描摸之能事，這樣背叛中央的鐵証，不知發厚心黑的劉文輝，現在又如何向中央申辯呢！

劉文輝剛做就偽職北平偽政府即倒台 北平九月十六日電，「偽贛會接閻馮保劉文輝為偽政府委員

電，立時開會通過，并電請劉文輝速就職，並電告馮報告遵辦。又訊：自北方發表劉文輝爲第九方面軍總司令後，迭來電催促劉就任新職，實行出兵，劉已前日電復，允于十月一日宣布就職，劉文輝正想大過國民政府委員之癮，就任僞職，那知北平僞政府於九月十六日，即行倒台，計算僞政府於九月九日成立，到九月十六日倒台，總共才九天的生命，就壽終正寢，不知劉文輝聞之不知如何椎心飲血也。

6. 附逆有據的劉文輝現在竟否認附和擴會 劉文輝此次附逆行爲，除親自打的若干電報外，又有其代表冷杰生之談話，及其他種種之事實，歷歷已如上述，鐵案如山，事實俱在，劉文輝縱有三變化身，偷桃換李，以及孫猴子七十二變的本事，也難變脫原形，掩飾過去，現在看見馮閻死亡在即，嚇得屁滾尿流，竟敢死不要臉，電平否認附和擴會，十月十三日上海時事報載：『本報十二北平電，劉文輝電平，謂上月附和擴會責備中央之電，係某方賄賂某代表冒某等所爲，本人擁護中央，始終不渝云：』咳！劉文輝在山窮水盡的時候，竟異想天開，要否認附和擴會，吾想中央及全國民衆，決不會再中反覆無恥的劉文輝所欺騙了。

7. 劉文輝移禍鄧錫侯田頌堯 劉文輝以前看見北平組織政府，即妄發魚電，請蔣總司令下野，事實已見上文，現在閻馮敗逃，北平僞政府早已倒台，劉文輝知投機失敗，大禍臨頭，雷打荒了抓撈子，鬼道緊了找替代，現在四處向外宣傳，『說以前請蔣總司令下野之電，係鄧錫侯田頌堯唆使的，全是他們二人出的主張，本人差不多不十分知道，自己的名字亦是鄧田盜竊的，』又向人說：『前所發請蔣總司令下野之魚

電，係我用的手段，去偵探鄧錫侯田頌堯二人擁護中央，是否誠意，至於我自己本人，是始終擁護中央，至死不渝的『唉！劉文輝，這種掩耳盜鈴的醜態，不說欺騙別人，連自己也不相信吧！我們知道事實是如此的，當魚電發表的時候，田頌堯早已回原籍掃墓去了，鄧錫侯并未在成都，何必想一定要移禍于人呢？俗話說的，人活臉，樹活皮，像這樣不顧人格，瘋狗亂咬，真是臉厚心黑，自古未常有也。』

#### 四、劉文輝橫征暴斂

『預徵錢糧就地籌款』今年民國十九年，而劉文輝防區內錢糧，已預徵至民國三十五年，每年預徵四五年，此外又花樣百出，有所謂附加費，及隨糧附加費，層層剝削，不遺餘力，比較名目正大堂皇者為清鄉費，此等收入，據說是拿來給軍隊肅清土匪用的，無論有土匪沒有土匪的縣份，各縣農民都要一律繳納，不得短少分文，繳納清鄉費，本來不算奇怪，最奇怪的，繳納清鄉費以後，并未見軍隊去清鄉剿匪，而土匪仍然縱橫燒殺，人民雖叫苦連天，駐軍竟置若罔聞，難民本想去報告軍隊，但是城內口貼的『造謠者斬』的大告示『又誰敢去虎口求生呢？結果清鄉費是清鄉費，土匪是土匪，此外又有所謂埋葬費者，即駐軍死了官兵，其掩埋費用，如燒紙錢，棺材等，一切費用，俱由當地人民出錢，至於人民出埋葬費之多寡，倒不一定，視死亡官兵數目為比例，因為如果是死的十個兵，軍隊要地方上出二三十個人的埋葬費，自然沒有人敢去清查的，總之劉文輝的軍隊是要老百姓養生送死的，此外還有軍服費，名目也似乎正當，分春秋二次，在地方上徵收，駐軍聲言這項費用是為士兵做軍服的，決不能少，但是人民繳納之後，并未

見士兵換新軍服，依然是鴉衣百結，萬孔千瘡，連屁股都蓋不着，格外又有開拔費，即各地駐軍臨時換防，每於此地移防彼地，雖相距二三十里，亦必籌款開拔，不如是，則該軍駐防地之人民，固有財產，橫遭擄去不計外，人身自由，亦必隨拉夫而生掠矣，大隊之軍如是，卽一連一排之小隊，亦莫不如是，此項苛求，已成爲劉文輝軍隊固有之毛病矣，此外尚有不定之借墊，每年總有二三次之多，以上種種苛徵，弄得農民有田不能耕，有土不能種，賣也無人買，富農變爲中農，中農變爲貧農，貧農變爲死農，雖三四百畝田的人家，以前號稱素豐者，現亦弄得無飯可吃，無衣可穿，副却心頭之肉，不能補眼前之瘡，故四川農民懷斬木揭竿之心久矣。

昔捐糧稅，巧立名目，劉文輝對於捐稅，名目翻新，多所發明，除普通的所謂內地稅，二五稅，統捐局，印花局，捲烟特稅，禁烟局，船捐局，菸酒局而外，又有所謂馬路捐，說是收來修馬路用的，修馬路的地方，自然要上捐，不修馬路的地方，也是要上捐，至於所修的馬路，何時成功，却是遙遙無期的，譬如自流井這個地方，是四川產鹽最富庶之區，商民爲運鹽便利起見，請准修馬路九十里，劉文輝馬上允許，立派蔡玉龍爲馬路總辦，但修了三四年，鹽商繳納之款，已有四百萬之多，平均每一華里，約有四五萬元，至今馬路尙未成功，借此斂財，由是可見，又有輪船拋錨捐；凡輪船靠碼頭時，必繳此款，不然駐軍不準拋錨停泊，凡劉文輝防地瀘州，夔府，嘉定各水碼頭，俱設有此種捐局，又有花捐局，係剝削妓女的，分頭二三等抽捐，格外又有門戶捐，凡商民均須挨戶繳納，照例每月一次，但常常每月繳納二三



次，名之曰借款，此外還有所謂樂捐，卽臨時籌款太多，再無名目可想，遂用一個樂捐的名義，不管人民樂捐不樂捐，每戶派你數十元或數百元不等，完全視肥瘦標準，收款之時，給你一種樂捐的收條，上面寫的是：『今收到某街某號住戶某某等幾次樂捐若干元此據』人民一方面不樂捐，一方面逼得賣妻鬻子，懸梁跳河的，常有所聞，這種樂捐的辦法，簡直無異土匪之綁票，共產黨之勒索，名目比較好聽的曰護商費，曰江防費，護商收入，爲數甚鉅，其實商人出了許多錢，并未見得軍隊保護，土匪仍然照常出沒，往往在甲地向軍隊繳了護商費，而在乙地遇有土匪盤據之礙口，又要出一次買路錢，軍匪交徵，商賈因窮，莫此爲甚，捐稅既如此繁多，關卡更爲林密，查由成都東門外起，至望江樓止，途程不過三里，而稅收機關，竟有十二個之多，如此滑稽之事，古今中外未嘗有也，此外尤有希奇古怪者，曰飯團費，劉文輝部下某旅長曾在雙流縣大籌其款，舉凡以上捐款各借款樂捐等，俱已次第舉行，因在成都所修大公館尙需數十萬，方能完工，又想籌措鉅款，以便速觀厥成，但苦再無名目向老百姓要錢，乃妙想天開，由司令部發出通知書，請全縣士紳五十畝田以上者千餘人，在縣城內城隍廟開會議，等到所請富紳來齊的時候，遂派兵嚴守，將城隍廟大門前後上鎖，不准出入，並禁止會客，會議既不見開，每天只是粗劣飯菜優待，每日吃了以後并須本人畫押，弄得一般富紳，莫名其妙，大家疑神疑鬼，總以爲多凶少吉，等到住上十天，才看見牆上忽然貼一張表格出來，大家湊隴上去爭看，才看見上面寫的是，『爲遵令事，茲將各紳士所食飯團費，分甲乙丙三種，列表於左，仰各該紳士等，尅日遵繳，勿得延誤，致于重罰，切切此令』接着就是

『計開』兩個大字，在計開的下面寫的是：『甲種上等某某飯團費每日一百元，共計十日應繳飯團費一千元正，』底下又是某某一千元，凡甲種上等，每日飯團費均規定為一百元，依次下去，寫的是：『甲種中等某某飯團費每日九十元共計十日應繳飯團費九百元正……』其次是：『甲種下等某某飯團費每日八十元共計十日應繳飯團費八百元正……』其次是：『乙種上等某某飯團費每日七十元共計十日應繳飯團費七百元正……』其次是：『乙種中等某某飯團費每日六十元共計十日應繳飯團費六百元正……』其次是：『乙種下等某某飯團費每日五十元共計十日應繳飯團費五百元正……』其次是：『丙種上等某某飯團費每日四十元共計十日應繳飯團費四百元正……』其次是：『丙種中等某某飯團費每日三十元共計十日應繳飯團費三百元正……』其次是：『丙種下等某某飯團費每日二十元共計十日應繳飯團費二百元正……』表末上又寫數行黑字，細看上去是：『（注意）上表所規定各該紳士等飯團費，皆經本旅長嚴密之考慮和調查，絕無絲毫錯誤，如將飯團費每日繳清者，即行每日釋放，如故意延宕者，必俟繳清之日，方能釋放，而其所食飯團費仍當按日計算，並無折扣，本旅長信用素著，言出即行，幸凜遵毋忽，』等字樣，各紳士看完之後，面面相覷，嚇得三魂少了二魄，呼天不應，叫地無門，本想設法延宕，但看旅長大人已經過嚴密的考慮和調查，明知遲延下去，多吃一天是多出一天的錢，且旅長大人信用素著，言出即行的，全是實言，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大家只得忍痛吞聲，命家人不分晝夜，火速籌辦，典質借貸，都要湊夠飯團費，早出城隍廟為目的，有些強一二日急切不能籌得足數的，也不再敢吃如此高價的飯，只好捆着肚皮受餓，外面當然送不進飯去，可憐有些上了點

歲數的人，等到他兒子孫子來接你老人家回家的時候，已餓來走不得路了，這幕滑稽的慘劇，演完之後，而數十萬金，已在某旅長信用素著之下，滾進他的荷包了，劉文輝如此聽部下爲惡，你看可殺不可殺呵！

3. 擺賭抽頭私鑄國幣

劉文輝除苛捐雜稅外，又縱容部下擺賭抽頭，例如劉所委之自流井馬路總辦

，兼自責警備司令蔡玉龍，設有賭場四處之多，每處每日派兵鎮攝，以維持賭友安全，每日每處可收賭捐數百元，格外又在道巷設有招待所，專門招待成渝來往之娼妓，其軍隊之腐敗，由此便見一斑矣，又劉文輝本人平時即大規模的私鑄國幣，以博厚利，故其部下軍官從營部以上之機關，都私自置有造幣機械，而所造出之私幣，成色不足，盡是沙板，不晃燦的，就是噁的，不晃燦的，就是假的，弄得川中劣幣充斥，金融界混亂到極點，影響所及，百業凋弊，這亦是劉文輝所造的罪孽。

4. 沒收廟產，截奪教育經費

四川教育經費，常爲軍隊提取，素不充足，大多各校，俱仰給各該地方

之廟產，差堪供給，詎民國十八年劉文輝下令將所轄防區內各縣鄉村市鎮大小廟產神會田地房產森林儲金等，一概沒收以致仰給廟產之學校盡行停辦，雖經地方人士一再懇求，而劉文輝謂事關軍食，置之不理，仍然一味蠻幹，使一般青平驟然失學，無校可進，無書可讀，此則劉文輝又一可殺之罪也。

5. 勸種雅片，怪捐百出

以上種種捐款，已覺不勝其煩，而雅片煙一項，則更爲繁複，蓋雅片下種時

，則須按畝抽捐，名之曰畝捐，苗發青時，則須按每苗上捐，名之曰窩捐，及到雅片將成熟時，當局又揚言實行禁煙剷苗，不剷者仍須納稅，加以違禁種煙的罪名，名之曰罪捐，收獲後，又須按兩納捐，交易時

又要憑兩抽扣，層層剝削，弄得種煙農民，不但無錢可賺，還要虧貼血本，如此說來，農民不種煙就算不了，但是，那可不行，如農民不種煙，劉文輝又有一罰款，名之曰「懶捐」他的意思，以為你這個農人，連雅片煙都不種，未免太懶，所以又要你出一筆大大的懶捐錢，即此一點，你看劉文輝橫不橫強，霸不霸道，此外還有煙民捐，紅燈捐，即舊煙館與私人吸煙的，均須按燈納捐，其收紅燈捐的收條格式是：『爲發給收據事，今有某街某號居民某某違禁舊煙（或吸煙）按照某某等級納某月份罰金洋若干元此據』格外又有所謂優待捐，即本人不吸煙，陳設一燈，以招待來賓的，但此種捐大多地方上闊人，方能受此優待，若不是闊人，則又更名爲客捐，或是過路捐矣。現在四川煙館林立，比鄰相望，即長三分之一里之街道，至少有煙館八九間，其他鄉村市鎮，以及大路旁之么店子，聚居五家人以上之住戶，定有煙館一間，以利行客，至於煙館之名稱，爭奇鬥異，名目百出，其帶暗示性質者，有癡者居，安樂居，快樂鄉，十里香，談話處，蘭香，永香，一品香，電話處，談心處，安登逸等名稱。其帶風雅性質者，有大可樓，臥龍居，客隨居，蜀峽，一洞天，滄浪歌等名稱，其帶勸誘而含滑稽性質者，有延年館，益壽堂，民生館，壽而康，等名稱，若夫雍非館，卡爾登，間特兒等名稱，則又帶有洋味也，其他下等煙館，則直書煙室，煙館，二字，於門簾上而已。以上所舉煙館名稱，僅由記憶所得，不過十分之二三，其他精奇古怪者，實難詳述也。復次請再述煙館之等級，上等之煙館，高樓大廈，金碧輝煌，內分特別室，頭等室，上等室，優等室，而以特別室爲最闊綽，漂亮，特別室又分民族位，民權位，民生位，等區別，而又以民族爲最尊貴，高官顯

宦，大人先生等，屁股上帶着幾個背駝壳槍的將弁，一到烟館門前，叫堂的高聲喊道，啊，特別室！民族位！幾位！於是一直響應到裏面，歡迎到特別室民族位爲止，此外還有建國大綱室，卽爲一堂之內陳設多數的烟榻，格外還有自由廳，共和廳，平等廳，種種名稱，舉凡三民主義上之專名詞，盡皆竊用無遺，賈烟室之內，亦高奉總理遺像，及總理遺囑，惟煙民等不作紀念週而已。至於總理遺像兩旁所挂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之對聯，已變爲『一吸二吸精神爽，半吞半吐氣味長』的烟聯矣，但還有比較雅馴的，寫的是『全憑氣味求知己，半借煙霞訪故人』故四川現有『三民主·雅片烟化，雅片煙民衆化』之語，誠非虛言也，再煙館之內尤有趣味者，卽煙客橫陳榻上，吞雲吐霧，時間過久，身體倦曲不舒，則有玲瓏嬌小之俊童，爲其捶腿扞筋，按背摩足，直到安逸而後止，若夫烟癮過足，逸興遙飛，又可罄箋招花，細聆艶曲，會記有人詠此事打油詩一首云：『一鑿紅燈對名花，吞雲吐霧興倍奢，帶笑爲君歌一曲，今晚倩郎宿妾家，』此又煙煙而帶嫖者也。總之煙館之內，有吃有玩，有看有聽，極人間之至樂（？）故成都爲偉人薈萃之區，亦煙館最闊最多之地，每日一到『月上柳梢頭』卽見『人約黃昏後』如大煙館門前車水馬龍，弁兵林立，會客必在煙館，議事亦在煙館，故煙館成了偉人不可離之物也。中等煙館則不如是鋪張，大都多是連間，鋪被褥當然不清潔，顧客大都販夫走卒而已，至於下等煙館，則并無被褥，只有草墊子，臭穢不堪，來賓僅拉車抬轎一流人物耳。其次煙之種類，以地域區別者分雲土，（卽雲南煙），貴州土，本地土，（卽四川煙），渡土等，又以煮煙方法不同分類者，曰單漂煙，卽用清水漂過一次者，比單漂煙好的曰雙漂

烟，卽用清水漂過二次者，曰漂烟，（製法不詳）曰揭皮，卽表煙時，僅揭取皮面所凝結之浮皮，此煙之上等者，還有所謂蛆烟，最爲名貴，其製法先取烟之最好而已成烟精者，在五六月時候，殺一肥雞，剖其腹，將烟納入雞腹中，仍然縫好，然後埋入土中，待雞腐爛所生之蛆長大後，卽行取出，彼時黑色之烟，已入白蛆之腹中，吸烟時則須用烟籤子穿上一蛆，在烟燈上一烤，蛆的軀壳極然一爆，卽成一個烟泡，足夠一口之吸，故一個蛆一口烟，巧妙異常。至於煮烟有加入銀耳，洋參，或天生黃等貴重物品者，據蔡民說，加入此等物件，可以滋陰補腎云。其次燒烟器具亦當分別說明之，首曰烟槍，最好的爲蝦鬚槍，係海中最大蝦子頭上所生之鬚做成的，其名貴可想而知，若玉石槍，牙骨槍，亦寶槍也，其他有毛竹槍，甘蔗槍水竹槍，硬頭黃槍，艾蒿槍，麻竹槍，等，其槍上嵌有珍珠，寶玉等物，及燒上數十年者，亦珍品也，其次爲烟斗，張六斗，玉漿斗，永番斗，尊香斗，蜂窩斗，烟斗，氣柑斗，空花斗，鐵砂斗，銅砂斗，等，其斗子均有深遠之歷史，及其特別長處，惜記者非個中老手，不能詳述，實爲遺憾，惟聞氣柑斗子，用以吃烟特別過癮，而且順氣云，此係川中烟博士最近所發明者，其他如盛烟之杯，亦有金銀銅鐵錫瓷，土等，貴賤之分，至於燒烟之烟籤子，亦有銅籤，鐵籤，銅籤，鑲金籤等分別，而烟燈又有廣燈，蘇燈，空花燈，白銅燈，黃銅燈，九頭獅子燈等，烟之種類，及其燒烟器具，不過舉其大概，遺漏實多，若委託烟博士著爲專書，則條分縷述，細加說明，力爲考證，連編累牘，儘可成三百頁之厚洋裝書，再請上海商務印書館，刻上『雅片烟學大全』幾個金字，則雖定價五元，不折不扣，我敢相信，卽以四川一省，定能消

售數百萬本，是亦劉文輝投機事業也，至於燒烟之種種花樣，名目翻新，茲舉其彰明較著者言之，有白塔，耗子鑽牛角，觀音坐蓮台，紅娘脫褲，佛爺坐禪台，九蓮燈，十子連珠，筍子尖，一炮三響，龍抱柱，燈籠高，蜻蜓跳井，九節鋼鞭，猴子鑽洞，種種名稱，以上關於烟館雅片烟及燒烟器具等，感覺得過於複雜，茲為一目了然計，特別表如左：

雅片煙及燒煙器具與燒煙名稱一覽表

烟館名稱	雅片烟分類	烟槍分類	烟斗分類	烟杯分類	燒烟花樣	烟室名稱
隱者居	雲土	蝦鬚槍	張六斗	金杯	白塔	建國大綢室
安樂居	貴州土	玉石槍	王漿斗	銀杯	耗子鑽牛角	自由廳
快樂鄉	烟土	牙骨槍	永香斗	銅杯	觀音坐蓮台	平等廳
十里香	藏土	毛竹槍	尊義斗	鐵杯	紅娘脫褲	共和廳
談話處	單漂烟	甘蔗槍	蜂窩斗	錫杯	佛爺坐禪台	民族位
蘭香	雙漂烟	水竹槍	建斗	瓷杯	九蓮斗	民權位
永香	酸烟	硬頭黃槍	氣柑斗	土杯	十子連珠	民生位
一品香	揭皮烟	艾蒿槍	空花斗		筍子尖	

壽而康	民生館	益壽堂	延年館	滄浪歌	一洞天	蜀峽	客臨居	臥龍居	大可樓	安登逸	談心處	電話處
												蛆
												烟
												麻竹槍
											銅沙斗	鉄沙斗
							猴子頭洞	九節銅鞭	螞蟻跳井	燈盞窩	龍抱柱	一炮三響



間特兒	卡爾登	茄菲店

上文遺漏，尚須補述者，即劉文輝將烟捐抽得太重時，癩民即發起『癩民請願團』向劉文輝請願，并散貼傳單標語，以喚起市民及當局之注意，同時即有『癩民後援會』之成立，此蓋烟館主人所組織者，有時因請願得太利害烟館亦罷市不賣，劉文輝看見影響稅收，亦略略將烟捐稍徵減輕，以體恤癩民之至意，現劉文輝已成立官膏局，即所有一切雅片烟，盡歸官府統賣，換言之，即全川烟土，盡由劉文輝一人包辦，以圖厚利，現禁烟督察總處設於叙府，總處之下分數區，設區督察處，區以下則為縣督察處，關於雅片烟一項，人民不得私買私賣，統由該總處派採買員赴各產烟之地購買，然後分發各區轉發各縣督察處（處長由縣長兼任）在官膏初辦時，各縣癩民一律到縣督察處購烟，并須按月繳納癩民捐。此後開全川禁烟會議議決，收癩民捐改為客燈捐，規定每縣每月須銷烟若干挑，由區督察處領發與各縣督察處，規定價格，不問各該縣能否銷完挑額，均須照定額繳納若干烟款，因此供過於求，以致不吸烟者，亦要購烟出錢，以長寧一縣而論，在官膏初辦時，全縣定額係三挑，除該縣癩民共同購買外，尚有餘剩，自禁烟會議開後，各縣定額一律增加。長寧則加至十一挑，於是不問是否癩民，均須購買矣，縣長將每月之十一挑烟平均分配與各場，團總即平均分配與各甲，甲長即平均分配與各牌，牌首則平均分配與各花戶，因此人人均須購烟出錢矣。

。叙南各小縣均係同樣情況，故川報有劉文輝所轄各縣將全體黑化之說。該禁烟總處復禁售戒烟藥品，對於烟之價值亦係任意漲跌，隨時操縱市場，再煙苗罰金一項比去年增加兩倍，總之劉文輝只要有錢可括禍國殃民在所不計也。

劉氏弟兄，拿錢如手。劉文輝兄弟共六人，輝居第六，其大哥劉文存任禁煙查緝局會辦，二哥任軍需處長，三哥不識字，在家經營田地，橫行鄉里，四哥任叙府護商局局長，兼財務統籌處處長，老五亦任銀錢要職，總之五位哥子，依仗劉文輝的勢力，盡量按着老百姓搜括，個個都是大富大貴了，且又開廠偽海格英，紅丸種種毒品，總之只要有利可圖，雖害國害民之事，無不極力爲之。

劉文輝私產一萬萬二千萬。劉文輝防區連川邊一齊計算，共計六十餘縣，每年征糧四五次，瀘州叙府嘉定等處，每一處稅收機關，即有十餘處之多，統計每月收入，至少五百萬以上，一年共計六千餘萬，開支共計至多，不過三千萬，計算每年劉文輝至少可上腰包三千萬元，去年一般川人即云劉文輝私產已有一萬萬二千萬，想今年更不止此數矣，總之以事實證明，現在劉文輝在成都買房，動輒就整條街的收買，東柳街西御街早已被劉文輝買去，現已將成都街房買去三分之一，又買田輒一縣一縣的收買，差不多要把大邑，溫江，郫縣，崇甯，新繁，灌縣，等十餘縣的田買光了，聞劉文輝云，僅其每個姪子，他要每個人爲他們買一萬畝田，這樣就可以知道劉文輝是如何大的家務和志氣了，其買房屋和買田的契約，俱是印好編成號數的，因買得太多，不便書寫故也，聞劉文輝現已買至四千五百餘號矣。又他紙上的買主名字，

不用劉文輝三字，盡皆用某某堂名，蓋防以後國家沒收「逆產」是亦深謀遠慮之道也，幸劉文輝買房地之款，不過估其私產最少數，其餘大款，俱存入上海香港巴黎各外國銀行，說一句良心話，現在說劉文輝私產一萬萬二千萬，至少給他打個對折，因劉文輝數年來，對人民敲骨吮髓，吃人不吐骨頭的括錢，其動產與不動產合計起來，實在不止此數！但在劉文輝搜括之下，有一樁事情可喜的，就是川漢鐵路可以成功了，因從前川漢鐵路所需的款，不過三千餘萬兩，而今劉文輝的私產已有一萬萬二千萬之多，將來把劉文輝的逆產充公，就是川漢鐵路修至雙軌，還有剩餘拿來開發四川實業，豈不是一舉兩得的事情嗎？此又不能不念及劉文輝搜括之功也，（？）

### 五劉文輝軍隊的內容，劉和文輝個人的解剖

1. 將士不和，同床異夢，

劉文輝部下旅長張清平，係共產黨，素與向育仁等積不相能，又川康陸軍

第一師師長冷寅東，雖與劉文輝係兒女親家，但亦恨劉文輝太狡猾，亦深致不滿，其他旅長如陳鳴謙係劉禹九舊部，林雲根係劉斌舊部，俱恨劉文輝陰險，且草旅，舒旅，羊旅，自招安歸劉文輝後，亦常畏劉文輝宰割，常想拉開，而各師旅長最不满意劉文輝，即劉文輝任其姪兒劉元璋爲雷馬屏屯殖司令，顯係劉文輝任用私人，不信外人的表示，故一遇外力壓迫，敢說劉文輝部下的帶兵官必有一大半起來倒他的。

2. 未經戰陣，不能作戰，

劉文輝倒戈坐大，部隊從未經過戰陣，毫無戰鬥經驗，其基幹部隊，如楊

尙周部，劉元璋部素有膿胞之稱，如高汝明部，蔡玉龍部，素有豆腐軍隊的徽號，開上火錢，只要一開槍

聲，就作烏獸散矣，如遇楊子惠羅澤洲，李其相等堅硬部隊，無有不送命的，此乃四川軍人個個所知道的。

錢多怕死，思以自全，劉文輝的部下，營長以上的軍官，個個都是已經解決生活問題的，至於旅長以上的大官，誰個不是金馬玉堂，黃金橫帶，故人人有貪生之念，當懷怕死之心，本來替劉文輝盡死力的，亦實毫無價值，恐除劉文輝姪子劉元璋而外，絕沒有甘爲劉文輝盡死力的。

高俊弁，就地徵妻

劉文輝軍隊自營長起，卽有弁兵二，姨太太一人，或二人，官職愈大，畜養

之弁兵愈多，所納之姨太太亦甚衆，而此等姨太太，大都娶自駐防地，或各縣市女校之學生，一經軍爺們看中，勢必難逃情網，有不願意者，則罪及家長及父兄，有願意而須附以條件者，成婚後大都以稅卡收支等局榮及母族，故民間遂以就地徵妻之笑談相贊許，他如娼妓歌姬等，則又彼等全屋外之金屋嬌矣，至其弁兵，大都面目姣好，出入相隨，主人高遷，彼等亦受提拔，因之在外則逞強凌弱，肆行無忌，而其服飾，又多異於羣倫，往往穿着綠，油頭粉面，金牙手錶，窄鞋細腰，故各地司職公安者，往往目爲濫軍流氓，予以羣懲，及經詢問釋放未遑，而其主人保釋之卡片卽飛至矣。彼等平時，又常與其主人之姨太太相週旋，而姨太太等以彼之主人或老，或醜惡，或不能供其求，亦樂與之厮混，主人雖明有所見，暗有所聞，惟以某種關係，既不便深責其寵姬，又不忍呵斥戀童，遂裝聾作盲，宛若無事，而仍納妾畜弁如故也，而彼等納妾之際，一般人多言爲弁兵作好事，而彼等語人，則謂爲置『行軍庫』一架耳，由此可見劉文

輝軍隊腐敗之一斑矣。

劉文輝頭腦甚佳，思想極深。劉文輝純係封建頭腦，其分割地盤，苛捐雜稅，預徵錢糧，搥賂抽頭，沒收廟產，截奪教育經費，私鑄國幣，勒種鴉片等，全係軍閥而兼土匪之行徑，對於革命真理，全無認識，三民主義，毫不了解，除與改組派共產黨周旋外，且素爲國家主義派所包圍，前劉文輝曾請『誠學會』（國家主義派的變名）的首領曾崎的大弟子劉名揚，作了一本狗屁不通的『全民主義』，正想以災盡梨，印之成書。分散官兵，適國民政府北伐軍，攻下武漢南昌，遂爾停刊，藏之深深，惜吾人眼福太薄，不獲此奇書以開心境也，但是現在劉文輝仍然天天在講他的全民主義呢？

## 六四川人之出路在打倒劉文輝

農人要打倒劉文輝才有飯吃 四川的農人同胞，你們一年四季，勤扒苦做，天還未亮，就要起來，月已高升，方才回家，所謂『晨興理荒穡帶月荷鋤歸』，經過多少日晒兩淋風吹雪打，辛辛苦苦，胼手胝足，以血汗換得來的些微收穫，却被劉文輝橫征暴斂，一年征數年之糧，割去心頭之肉，不能補眼前之窟，上無以養父母，下無以畜妻子，弄到年終三十晚上，尙無粒米下鍋，八口之家，懸炊待斃，這是如何的悲苦淒慘，你們莫要迷信命運的不好，這完全是劉文輝害得你們到這步田地的，你們惟一自救的辦法，就是一致起來革命，打倒劉文輝，就有飯吃了，

商人要打倒劉文輝才有生意做 四川的商人同胞，你們拿血本來做生意，儉衣節食，夙興夜寐，爲

謀蠅頭之利，遠走他方，土匪遍地，關山難越，茅店鷄聲，曉風殘月，弄得兩鬢風霜，歷盡危險艱難，換得來的什一之利，却被劉文輝如林的關卡，苛捐雜稅，剝削，血本虧盡，無半文，不能回家，這是如何的慘苦呵！你們僅是咒罵劉文輝，是沒有用處的，你們要想有生意做非打倒劉文輝不可，

工人要打倒劉文輝才有工做 四川的工人同胞你們知道沒有工做，沒有飯吃的原由麼？就是劉文輝一個人把錢括光了，弄得大家連飯都吃不起，那有錢來與工呢？自然沒有工做了，並且劉文輝壓迫勞工，去年唆使他的哥哥劉老三以暴力解決工會，歐打工人，結果激動公憤，劉老三被勞工會痛打一頓；後來劉文輝一定要嚴辦；但工人都放去了，從那裏去做辦呢？總之工人不打倒劉文輝，社會經濟不能活動，是水遠沒有工做，永遠不能出頭的，

學生要打倒劉文輝才有書讀 劉文輝沒收廢產，截奪教育經費，弄得學校不能開門，青年學生中途夫學，這個不僅是川中學生在學業上一個很大的損失，實在是國家在造就人材上一個重大的損失，故學生要想有書讀，非打倒劉文輝，是不行的。

軍人要打倒劉文輝才有革命的出路 四川軍人被劉文輝挑撥離間，陷害得大利害了，我相信沒有一個不把劉文輝恨入骨髓的，就是劉文輝都下自己的兵，我想更是痛恨劉文輝，因劉文輝向老百姓搜括若干的錢，自己拿來買田置地，存外國銀行，而對於士兵却食不得飽，衣不得溫，一到爭權奪利的時候，却要士兵們去爲他拚命，這些士兵們未必個個都是癡子可欺的嗎？他們別父母，拋妻子，離故園，走他鄉，縱

然不爲利，也要爲名，當劉文輝的兵，名既然是沒有，利亦毫無，還要白送性命，勞子已作他鄉之兒，慈母猶依門而望，夫婿已化杜鵑之魂，閨中之春夢未醒，人非木石，孰能無情，我想每值皓月當空，或颯雨之夜，士兵們觸景傷情，必起父母家園之念，而思反抗之心，且劉文輝屢次從逆，將部下送入死路，尤爲可惡，我勸四川軍人一致團結起來，打倒劉文輝，以求革命的出路。

6. 農工商學軍一致共起來打倒劉文輝 縱觀以上所述各節，足見劉文輝『登南山之行，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實神人之所共怒，天地之所不容』我川中七千萬同胞，凡有血氣，當與共棄，諸君或處京華，戮力黨國，或在川中，服務桑梓，聲氣固宜相通，宣傳務須努力，計劃自應週詳，精神尤當團結，最後我們高呼：四川同胞農工商學軍一至聯合起來打倒劉文輝！！

這本『劉文輝禍川的實狀』印出來，老實說一句，實在是掃盡我們四川人的臉！譬如一家人出了一個不肖子孫，這不是當父兄的沒臉的事情麼？因爲劉文輝把四川七千萬同胞壓迫得太利害了，不平則鳴，不得不盡情的將他的罪惡史寫出來，同胞們切不可看爲滑稽可笑的文字，拿來開心，其實都是血和淚的結晶，尙望仁人君子，大發慈悲，投袂而起，加以援助，打倒背叛黨國，魚肉民衆的劉文輝。將劉逆的鉅萬萬私產，拿來建設新的四川，不特四川七千萬民衆，得撥雲見天，卽黨國綱紀，亦得從此整肅矣。

